

冷嘲和热爱

張 友 濟

上海文艺出版社

冷 嘲 和 热 爱
張 友 濟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0015

开本 787×1092 耗 1/36 印張 1 17/18 字数 33,000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 定价 (6) 0.22 元

目 次

整風佳話	1
談威信	4
“兩手插在褲袋里”	8
閑和忙	11
儲安平’s “清一色”	14
是誰老實?	17
“聞歌而知雅意”	19
王開生的“良心”	24
冷嘲和熱愛	26
是引導農民走哪條道路的問題	29
時間有沒有嘲笑你?	31
兩條舌頭，一顆眼睛的人	33
試改“自嘆”歌	35
談輕敵與自卑	39
“由聾而啞”	42
談工人文藝的大躍進	45
伯樂和千里馬	47

街头的感受	50
短詩一瞥	52
生意究竟該怎么做?	55
后 記	58

整 风 佳 話

桌上玻璃板下压着許久以来随手塞进去的紙片儿，它們七顛八倒地構成了一幅杂乱的图画，看来实在不象話了。趁着休息，心情閑适的一会儿，便把它們一齐抓出来，随看随丢到字紙簍里去。忽然，我又发现了二十天前从人民日报“街头巷尾”欄剪下的一段小故事——“团政委的檢討”。当时我是把它視作整风中的一段佳話而拾取的。現在再讀一遍，仍然感到兴味，因此很想介紹一下，順便談談自己的感想。好在它很簡短，权作一次文抄公吧：

“我对咱們团政委有意見！有一天，我看見他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吸香烟，这会破坏軍风紀，影响很不好！”一个新战士在民主大会上首先发言。

他的話剛講完，会場上就鬧哄哄地講开了。大家都認為他的意見不正确，因为团政委根本就不会吸烟。

可是，沒想到团政委开了口，他作了檢討：

“有位同志說我在街上抽烟的意見，給了我很大的帮助。我是不吸烟的。这位同志說我在街上吸烟，說明他还不認識我，这正說明我有官僚主义，还没有和士兵打成一片。我決心很好地改正这个毛病。”

看了上面这段小故事，我們对那位那样謙遜的团政委同志，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敬意。为什么对于一个与自己完全是“风馬牛”的意見，他偏会認真的思考？对于“大家都認為不正确”的意見，他偏会从中发现到自己的問題，从而作出十分正确的結論来呢？

他很冷靜，別人一听到“不正确”的意見，就“鬧哄哄地講开了”，他却沉得住气，决不跟着起哄；他肯想一想，当別人議論紛紛的时候，他却能在一旁不声不响地思考，不忙着解釋和爭辯……。然而，也有和他一样冷靜的人，在碰到“不正确”的批評的时候，似也“沉得住气”，却是在心里結起疙瘩；也有肯想一想的人，却只是“就事論事”地想一想，缺少联想力，或者老是从問題的一面想，不肯从兩面想，想来想去依然找不出問題的症結，也就很难作出中肯的結論。

因此，我想到对待批評，不在于你表面上能不能沉得住气，——显然，在批評成为一种运动展开的时候，一个再不冷靜的人，也会变得冷靜一些的——而在于自己是不是从心底信任群众。倘若是这样，我們便会相信群众的善意，相信群众的批評总是有一定根据的，这就用不着暗暗多告誡自己“沉得住气”，也就会真正地听得进群众的批評了。能够听得进群众的批評，自然也就肯想一想。問題在于不仅需要想一想，而且还要多想想，要培养自己

的联想力，人家“举一”我能“反三”，有时还得把问题反复地想想：他提的意见的确没对头，然而他为什么会提出没对头的意见呢？这样反复检查，往往就会出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事儿。上面谈到的那位十分尊重自己战士意见的团政委同志，所以能够从“风马牛”的批评，联想到自己的官僚主义，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吧！

至于那位敢于正面批评团政委的战士的行动，我看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把一个根本不吸烟的领导同志，批评为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吸香烟，不能说他不是弄错了。在这一点上，“大家都认为他的意见不正确”，也是完全对的。然而，他所以提出批评，总是看到了某个部队领导同志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吸香烟，而他这样批评，也确乎是为了维护军风纪，这种从善意出发大胆提出批评的精神，也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自然，如果不“张冠李戴”就更好了。

有人的确过分“谨小慎微”了，生怕“言出有失”，往往总是“三缄其口”。其实，“不言”才会“有失”，“言”而“有失”，也不过是失去一些错误之类的东西罢了。象那位战士，他不言，便失去了一次启发别人、纠正自己的机会；他言了，虽“张冠李戴”，不免给大家“闹哄哄”一阵，但是，他失去的毕竟只是对领导同志的误会。这又有什么不好？

当然，我们决不是鼓励胡乱的批评，但是，如果你确是从善意出发，而且心中也实在有意见，我看那还是爽直讲出来的好，不必患得患失。

1957.12.28

談 威 信

在目前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中，我們看到大多數領導同志，一面熱情地鼓勵群眾大膽地放、堅決地放、徹底地放，一面同樣熱情地大膽地改、堅決地改、徹底地改。他們表現了“不耻下問”“聞過則喜”的精神，受到群眾更大的擁護和信任。但是，我們也看到個別領導幹部，口頭上也高喊“引火燒身”，而在整改的實際行動中，却顯得沒有或者還很缺少革命氣魄。他們之所以瞻前顧後，害怕批評與自我批評，害怕整改，據說是怕所謂“威信”受到影響的緣故。

照他們看來，錯誤與缺點的揭露和改正仿佛就等於威信的失去，因此無論如何承認不得，或者承認“你們的意見有一定道理”，表示一下可以“考慮”“研究”也就算了。於是一陣風刮過去了，自己的“威信”依然，也不再有人來打擾他的安寧了。

作為終生從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人，而且還是一個領導人，是不是應該這樣呢？讓我們請教一下列寧，看他是怎么說的。他說：“無產階級不怕承認它在革命中把

什么什么做得很好，而把什么什么沒有做到。一切至今灭亡了的革命党之所以灭亡，就是由于傲慢而看不見自己的力量在什么地方，怕說出自己的缺点。而我們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缺点，能学会克服缺点。”到底是列宁对呢，还是上述害怕批評与自我批評、害怕整改的“威信”論者对呢？难道还不明白嗎？

而且，一切个人的或者工作中的錯誤和缺点，是一个客觀存在，你要掩盖也掩盖不了的，你是不能光閉上自己的眼睛，就說：“我沒有看到什么錯誤和缺点呀！”一个唯心論者可以念几声“阿弥陀佛”，以为只要这样一来就一切都可以由菩薩安排妥貼了。然而一个唯物論者，却不能空喊兩句“整改”而不动，以为喊喊天下就可太平。他决不能欺騙自己，而應該衷心欢迎来自群众的批評；这样虽然不免暂时有点痛，却能够把一切的錯誤和缺点在这场革命的烈火中燒个干淨。

威信，自然是需要的。在一个集体里，倘若領導者沒有統一群众意志的威信，那么这个人要向东就向东，那个人要向西就向西，会把我們的事業引到什么地方去呢？！但是，威信却不是在心里咕嚕咕嚕就会咕嚕到手，而是要以自己对无产階級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誠，信任并依靠群众来获得的。那么，“聞过則喜”“知过必改”，这就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作了好事，群众自然会拍手欢迎，不必担心威信，威信也会更加提高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有一个工厂的党委书记，在整风中受到群众的批评，说他生活有些特殊化，享受了工会和区委给他的不该享受的照顾和待遇，他起初用这样的话安慰自己：“我没有伸手要过。”而事实却是他过去到处叫苦，争取“同情”而得到的。事情并不严重，但是，他就是怕说出去会降低自己的威信，因此不愿意深刻检查。直到后来，通过自己在整风中的学习和斗争，看到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同志整改的决心，终于在厂党委的集体帮助下，坚决、彻底地作了检讨，结果，群众满意，干部点头，不但教育了自己，而且推动了别人。他失去的只是错误和缺点，至于威信却并未因此而有任何损失。

也有少数这样的同志，原有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没有彻底清除，或者“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沾染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他念念不忘的并非真正的威信，而是个人的“威风”“架子”之类的东西。对于这样的同志，我们就要再一次提醒他：社会主义革命不但要破坏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还要狠狠地摧毁建筑在这一私有制基础上的思想意识形态。

十一月二十日解放日报揭露的新中动力机厂某些领导同志把群众正确的批评硬说成“丑化领导”“与我为难”，因而热心于“反击”，不就及时受到党的坚决制止和处理了吗？当然，这样的例子是越来越少了，但是这种事情，依然值得某些已经沾染官僚主义的同志引起警惕，在

整改中加以改正。

我們希望所有的同志，包括上述新中动力机厂的某些領導同志在內，都从內心深处，自覺自願地認真“引火燒身”。我們重复一句：这样做的結果，失去的必將是錯誤和缺点，获得的一定是威信的不断巩固和提高。

1957.12.14

“兩手插在褲袋里”

我們正在進行着造福子孫萬代的社會主義事業，我們要以十五年追上差不多走了三百年的英國的速度干起來。共同的理想和鬥爭的激情象一根紐帶一樣，緊緊地聯系着每一個人的心。領導與群眾之間，正如魚水一樣融洽。

可是，據說也還有這樣一些領導幹部：“兩手插在褲袋里，笑也不笑一下。”而他們聽到這樣的批評的時候，不是趕緊笑着向群眾伸出手去，却偏在心裡嘀咕：“兩手插在褲袋里”，難道我沒在干着工作嗎？一肚皮的不服氣，滿懷的委屈。這當然是對批評的一種誤解。問題不在於你有沒有干工作，而在於你是怎樣地干：是和群眾一起呢，還是脫離群眾？

這些領導同志素來是對社會主義事業忠心耿耿的，他們也是勤勤懇懇地在工作着，他們只缺少一樣東西：領導人特別應該有的那種任勞任怨的精神，多听听群眾的批評。恰恰就在這上頭，他們雖然熱心地工作，無形中却脫離了群眾。照他們看來，仿佛一個人只管自己干自己

的工作，而不必去跟群众多打交道、伸手按按人家的脉搏、了解别人的心事的。于是，他象断了线的风筝，离开了群众。尽管他在工作中使尽力气，群众却是仍然不满。

毛主席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文章里，早就批评过这样一种人了。他说：“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汀州市群众的问题是沒有柴烧，资本家把鹽藏起来沒有鹽买，有些群众沒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貴。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十分盼望我們帮助他們去解决。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討論。所以，那时，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改选了以后，一百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都只討論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当然，現在我們講的不是什么“扩大红军”这一类的事，而是大講特講建設社会主义了；群众也早就不存在“沒有柴烧”、“沒有鹽买”这一类的事了，但是，群众还是有許多实际的问题需要我們去解决，比方群众要求领导干部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反对特殊化；贊成勤儉建国、勤儉持家、勤儉办一切事业，反对大手大脚的揮

霍等等；……諸如此類的實際問題，就得先解決，不然，社會主義的大廈是不能光凭空喊而建設起來的。

聽到群眾批評，委屈過早的同志，還在于思想方法的片面。“兩只手插在褲袋里，笑也不笑一下”，這話是不好聽，但那不是出于想和你手攙着手、相視而笑地一起建設社會主義的良好願望嗎？如果你不把自己看成與眾不同的人物，你有什么理由拒絕這種要求呢？

也有極其個別的領導同志，在許多事情上，他就硬是“兩手插在褲袋里”，一笑也不笑。到下面去跑跑呀，他不干；打老鼠去，他不干；抄抄寫寫呀，他不干；甚至在辦公室里，抹抹自己的寫字台，他也不干；……如此等等，凡是和群眾交朋友，以及一些具體體、實實際際的工作，他都不想干。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就只能請他“發號施令”似的。這種“言語的巨人，行動的矮子”，在大家都乘風破浪前進的時候，如不堅決改正，有一天，他會發現即使他臉上掛笑、伸手給人，已經遲了。

從心底發出歡笑吧，把兩只手從褲袋里拿出來，不要再扭扭捏捏吧！

1958. 1

閑 和 忙

有“貴人”游寺院，老酒喝足之后，忽发“雅兴”，对着老和尚吟誦起唐人詩来：“因过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老和尚听了只有苦笑。“貴人”因問他为什么笑？老和尚答道：“你老爷得半日閑，那里知道我老和尚却忙了三日。”

上面所記的是“古今譚概”里的一則微詞。

看起来那位“貴人”頗識“风雅”，很会“忙里偷閑”。稍微想一下，我們却不难从这則微詞里，多少嗅到一点那位“貴人”的“官气”，透視到他灵魂的空虛。他“过竹院”不过是去騷扰人，“逢僧話”起来，也就沒有共同的語言；他把严肃的人生看作“浮生”，“偷閑”便成为他生活里唯一的“哲学”了。

这种“风雅”自賞的“貴人”，就是騎在人民头上的“官”，他們“忙”的是統治剝削人民，“閑”的是揮霍人民的供養，“忙里偷閑”也还只是寻別人的开心罢了。他們“忙”，人民固然叫苦不迭；他們“閑”，人民也沒有好日子过。而这一切，在“貴人”們看来，当然都是“天經地义”的

事情。

然而，風移俗易，于今“忙里偷閑”早已不足為訓，忙上加忙已成為人們當前普遍的豪興了。而這種忙與上面說的那位“貴人”之所“忙”却有着本質的不同，我們的忙就是為人民服務。理由很簡單，今天誰也不把做“官”的看作“貴人”，更沒有人敢視不做“官”的是“賤民”，人與人之間是完全平等的，做“官”與不做“官”，只不過分工不同就是了。而且，既做“官”，就意味着該更多懂一些道理；既做“官”，就意味着該為黨和人民更多做一些工作。因此，大家忙上加忙之不暇，再也不會把“忙里偷閑”當作“雅人雅事”了。

事實正是如此。我們大多數的國家工作人員，包括領導人員，都在堅持革命樂觀主義，發揮無比的革命干劲，千方百計地力求忙上加忙：上班忙着辦公，下班忙着除七害；坐在辦公室里忙不夠，還要忙着深入到群眾中去；開嘴動筆忙不了，還要忙着去學拿鋤頭開機器；……且喜義務勞動日，大忙之外又特忙！大家忙得是這樣開心，這樣帶勁，因為我們清楚地知道，這樣忙的結果，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幸福。

當然，舊時代剝削階級思想作風的“流風遺毒”，也還有一定的影響，確實還有一些人把革命當官做，忙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或者又想社會主義，又丟不掉個人主義，因此忙的時候，經常想着該怎么來偷

“閑”。虽然这样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們坚决拥护党所提出的打倒“官气”的口号，努力同一切殘余的“官气”作斗争。

也还有不少这样的同志，看来他們确实和大家一起勤勤恳恳地忙着干这干那，始終如一。可是因为滿足已經取得的巨大成績，認識上不免有一些落后于形势：“唉呀，已經忙得差不多了，怎么越忙越厉害了呢？反正社会主义肯定有把握，迟一天早一天有什么大不了呢？”我們說，革命不是坐火車旅行，到了随便什么站头可以休息一下的。何況人家差不多已經走了三百年，我們一定要在十五年左右把它赶上，怎么能說“差不多”！社会主义建設早一天成功，便是为子孙万代的幸福早一天打下更坚固的基础，便是世界和平早一天得到更有力的保障，这是大大不了的事呵！怎么能說“有什么大不了呢？”

忙，才是革命者的豪兴；閑，是不合革命者的脾胃的！

1958.2.2